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後漢書卷十六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禮儀志第六

禮儀下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

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

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縣緹繪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哈以珠纏以緹繪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衾飯哈珠玉

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以珠哈以貝槃冰如

禮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

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

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

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竹使符到皆伏

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爲大信見杜詩傳小斂如

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

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

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

端門陞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

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

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

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

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

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

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

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

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駟珪璋璧

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駟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

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瑒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

玄曰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瑒也

以組穿聯六玉溝瑒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

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東園匠武士下釘衽

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太常上太牢奠太官

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

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

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

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

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

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劔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

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

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

施輕車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

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

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先葬二日皆旦

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

皆無踐踐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

徒跣也

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武吏布幘大

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日小

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

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

可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

以簞車皆去輔輻疏布惡輪走卒皆布繡幘太僕四輪

輈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

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

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

儀略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

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

墳高二丈武帝墳高二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

二丈內梓棺栢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

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劔

戶戶設夜龍莫邪劔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

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

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

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

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

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大駕

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

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日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

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

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旂之

制長三仞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

樞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
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
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
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
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
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拜
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
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
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
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

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
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太鴻臚傳哭
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
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
載車著白系參繆紉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
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
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
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
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
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

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如此策用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此書也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筩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

管畚種類也其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容蓋與筩同

豆一甕三容三升醢一醢一脣一脣一脣鄭玄注既夕曰黍飴

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無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

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輶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

衛既夕曰獬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獬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

獬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筈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獬也形弓一卮八牟八鄭玄注既夕曰

夕曰牟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匱一具鄭玄注既夕曰

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虞罇四無虞爾雅曰大鍾謂之罇郭璞

注曰書曰笙鏞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鍾磬而無龔壘以間亦各罇

一簫四笙一箎一祝一敵一瑟六琴一竿一筑一坎侯

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箏一甲一胄一

役器鄭玄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

之芻靈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神之類

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

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

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

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

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

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

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

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

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

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

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

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

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

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

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

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虞禮畢祔於廟如

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縣絮以鄣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六 禮儀志

七

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
 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
 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垠中望內外不出室
 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備人無頭坐起
 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
 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
 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
 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小紅十
 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織醴織服留黃冠常冠近臣
 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阜每變服從哭詣
 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
 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焉光武
 馬門寢殿鍾虞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
 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

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
 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
 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
 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
 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
 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
 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
 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
 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
 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
 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
 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十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
 司馬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
 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
 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
 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
 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
 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
 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
 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寺吏

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
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
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
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
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
四出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
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
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去
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
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
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
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
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去懷陵百
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無敬也 魏文帝終制略
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
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
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
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
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

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
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
樹桑葢為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按董卓傳卓使呂布發
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帝
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
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
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
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
也以生人心為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莫如無利葬淺
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
而忘姦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于利也犯白刃涉危難
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為
利甚厚固難禁也國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
不可勝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
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
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為丘隴其高若山陵
樹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為
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瞑也人之壽久
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固
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今有銘其墓曰此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六 豐義志

九

中有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為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眾而謀名丘大墓上曾不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為死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豕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况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與璠斂孔子歷級而止之為無窮慮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諡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為儀自此皆降

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

賜器宮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栢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

丁孚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着素朝臣中二千

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

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

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經去杖不

敢以戚凶服當尊者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子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

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為發哀又臨其喪

自王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

各如其官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

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

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牆魚龍

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簟席為牆

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

事大鴻臚奏諡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諡如禮下陵

羣臣醴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

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廼隆早昔恭賀文獻

奉日朝蠶迎中時士人吹豔

事大則歡寒篇天子對香劍舞皇禮日命結吹豔不製

蓋其五吹夫人妻皆吹之諸婦王母中操內史與喪

首氣而日二百黃舞以不至至家士皆以單鼓為韻

玄危公矧以土吹尚與外雖千言以

前發雲涼畫舞美中一二不

谷收其官自薄論以蓋前首

後漢書卷十六

禮儀志下備三爵如禮注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

後漢書卷十六考證

禮儀志下備三爵如禮注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

河南尹無敬也○按何焯校本今改令削在字又世

至為丘隴何焯校本曰至疑之

後漢書卷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十七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祭祀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獮之自然也顧古質畧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

祀志

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脩者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保乾圖曰建天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十七 祭祀志

子於部之陽 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

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

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

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園丘象天方

澤則地園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

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

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

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

悌君子求福不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

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

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

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辰山川海星則北辰

川即河山岱宗三光眾明山阜百川眾流滄汗臯澤以

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

甘泉河東祀上帝壇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

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

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三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

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

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前望之

之外廣九步門之外六步外之為周道前望之外

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

五尺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丈望亞

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丈望亞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七

卷之七

七

丈高一尺六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六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為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宗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妣用牲一其文曰皇天上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眾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

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壇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齧合四百六十四齧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齧合三百六十

醜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
 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
 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
 十四神營即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
 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
 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
 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
 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
 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
 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
營河雒以為民刻肌膚以為刑封疆畫

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
 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荀貪高亢之論是
 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
 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甲
 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
 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
 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
 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
 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鯨考績不
 成九載乃極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
 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
 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
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
 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天地高帝黃帝各用
 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

凡用犢六頭

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

用犢是也 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

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

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

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

無陛郭醜既送神燼俎實於壇南已地

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

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

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

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

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

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

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園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

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

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

曰封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盧植注

於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

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

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

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

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詔

書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易姓

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壻勒石凡千

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

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溢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

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

乾隆四年校刊

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

言三月上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

東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灑涇雜佗各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

給珪璧不滿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

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

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卽

事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

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

涸凍正月解凍太守潔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胸太守拜章縣

次驛馬傳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

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

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

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

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

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日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

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

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

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

用三月止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乃上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十一

五

石立之泰山顛

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

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入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

遂東巡海上求僊

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

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也

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

東觀書曰上

復奏河維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五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

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玉莽盜位一民莫

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

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儀制詔曰許昔小白

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

篤為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

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

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

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

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

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

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

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

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

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

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十七

六

尺五寸厚尺三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
 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
 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
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
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
 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
 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
 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
 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
 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
 祕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
伯封禪儀記曰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
 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
 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
 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
 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
 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
 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
 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
 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
 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
 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
 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
 五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
 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
 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
 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
 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
 壁窅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
 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
 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十七

七

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
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
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
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窅如從穴中視天直上
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
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
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
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
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哺
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
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
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
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
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
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
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
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
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
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

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
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
日人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遣
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遣
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

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

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望秩於
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為五岳之長耳

山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班于羣神孔安國曰羣神謂丘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祭之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
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
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

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
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
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
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
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
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
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
天下予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
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
修專茲竭行封岱清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

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
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
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
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
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犬吠之聲
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
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
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
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

孔安

國書注曰同音律也度
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修五禮

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
朝聘之禮范甯曰吉凶

賓軍五玉范甯曰五等諸侯之瑞珪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黃三孤所執二牲范甯曰羔鴈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雉也士所執

贊范甯曰總謂上所執之以為贊者也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

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

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

河圖維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

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

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

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

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

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

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曰夕牲時

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

岱嶽之瑞以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

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三諸王

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襄成君皆助祭位事也封禪儀曰

次上郡儲輦三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事畢

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

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

如親耕驅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

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升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日須臾

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羣臣畢就位早晡時卽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

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

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騶騎三千餘人

發壇上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

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爲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

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

巖山巖人在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

氣中不知也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

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

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

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且

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明日早太醫令

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

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臥水

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

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

事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

牲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

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

儀曰功效如彼天應如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

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贏勿出元年租芻

橐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

行事以特告至高廟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太尉奉匱以告高廟

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

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
 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
 於山川為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
 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
 日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
 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
 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
 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
 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
 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
 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與則
 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
 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
 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
 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
 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
 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
 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函玉牒
 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卷十七

後漢書卷十七考證

祭祀志上九州平天下予○予本或作子

後漢書卷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十八

祭祀志第八

梁 刻

昭補并注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

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

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

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

圓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十八

祭祀志

一

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入窻法入風四達法四時九
 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
 十二隔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
 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窻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
 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
 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
 上不忘辟雍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
 古也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
 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
 泮宮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又欲靈臺未用事禮含
 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又欲靈臺未用事禮含
 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
 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觀日氣之所驗為萬
 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
 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
 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災陸
 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
 綜注曰於上班教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
 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

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
 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
 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
 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
 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
 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
 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
 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
 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
 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
 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
 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
 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
 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
 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
 郛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
 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
 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
 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
 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

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之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口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口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

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于戊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此無思不服言

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
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
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
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
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
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
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
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
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
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
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也
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
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
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鉤也而況彰其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大惡以爲貶黜者乎

陞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三十三年正月辛

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

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

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

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陞醜

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

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

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卽位永平二年正月辛

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

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

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

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

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

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

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

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

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車旗

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

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南郊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

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

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園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

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

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

事天子八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貍劉語在禮儀志立

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

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

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

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

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
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
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靴此迎夏之樂也自
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
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
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
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
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釜號曰助天
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卽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

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
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陵民所取財
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
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孝文十
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
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
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二月上東
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

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

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

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

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

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
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
祠禮畢命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
儒者論難

牛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卽位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

不可當祭上從卻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竝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星也雩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旣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位立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雪霜風雨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曰龍見而雩如此祭者祀日月星辰不時於

是乎祭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祭者祀日月星辰不時於

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後說有虞

之典故於學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

山川崇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

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

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

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祭四方及山林

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即

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

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司馬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

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

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

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

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

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於六宗禮祖

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

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禘巡狩四方觀諸侯歸格于祖

禘用特牲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

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牲以尚書與

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

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

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没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

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禘而行去時不告歸何

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殺

以降命命降于社之為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

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

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

本仁也山川所以禋於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

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神受職焉又曰禮

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

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

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

祖宗而後山川羣神之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

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旣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徧

折歷辨頌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於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實祭地則天神不言地而曰六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禮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以爲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標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標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延光三年上東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十八

祭記志

九

帝卽位修奉常祀
 桓帝卽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
 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闕爲壇飾
 淳金釵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卷十八

後漢書卷十八考證

祭祀志中靈臺未用事注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
 明則曰明堂○監本崇字下衍矣字向明二字誤作
 堂字俱依宋本改

又以周請廟論之○論下衍日字

又明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明下衍堂字之下脫
 太字俱依宋本改

又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六九何焯校本改九六
 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注月令章句去邑七里○本
 亦作南郊七里臣良裘按下祭黃帝后土注云南郊

五里互見之文也

後漢書卷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十九

梁

刻

令劉

昭補并注

祭祀志第九

祭祀下

宗廟 先農

社稷 迎春

靈星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

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

於雒陽校官立之

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

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

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日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

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

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

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

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

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

禮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
 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
 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
 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為言諦諦諦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
 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
 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
 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
 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
 祭時不祭 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
 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

祀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
 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卸器高后右
 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卸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
 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俎子為昭孫
 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
 各配其祖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
 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合九儉傳曰起復
 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贊饗
 日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
 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
 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
 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厄畢羣臣皆
 拜因賜胙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孚漢
 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
 臣太常撫風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
 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其嘉薦普淖醎
 離豐本明粢醪用薦耐事于恭懷皇后尚饗嘏辭賜皇
 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
 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光
 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

祭記志

三

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

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

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

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志武乙未元和

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

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

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

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

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

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

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

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

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

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

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

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

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

漢出德洽作樂名予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

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

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

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

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

御用其文始五行之數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

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

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

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

進武德之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

舞如故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

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

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

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

對於八政勞謙克已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

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十一

祭禮志

三

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齷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美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棖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

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

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寶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尙嬰孫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

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
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
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
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
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
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
好不飾瑩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
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
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
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
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
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

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
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
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
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
藏廟外戶之外西廡
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
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
世為壇三世為墀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
於世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墀而祭之事訖還藏
故室迎送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
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
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邕議曰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

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
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
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
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
等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
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
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
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
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
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
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
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
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裕
食于太祖以遵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
先典議遂施行

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
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

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
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
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
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
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
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
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

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

乃置韋賢傳未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

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孝明旨
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
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

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
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

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

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

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

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

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

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於五

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

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

官是五行土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

官之名耳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

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絜淨也祭社有樂

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

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

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無

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二月

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

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

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霤古

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

漢舊儀使者監祠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

南向立不拜也歷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禮記及國語

者五穀之長也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

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自夏以上祀以為

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

祀棄為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大司農鄭玄說古

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

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

不可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

封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稷

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

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

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

日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

師報功也孔鼂云周社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

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到于郡縣置社稷太守令

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眾矣

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

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

荀或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

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

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

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與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

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

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

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

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

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

運曰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穀地參於

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

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

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神地之道也地

主中霽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

地主以爲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

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

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

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

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

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

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九

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
 周人禘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
 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
 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再特
 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
 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
 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
 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
 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
 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
 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
 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
 見文今欲易神之相合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
 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
 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牢
 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次天地於
 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
 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
 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
 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

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
 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
 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
 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俸班同比
 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合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
 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
 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
 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
 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為土配此其輕重
 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
 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
 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

井竈中霤也韋昭曰古者
 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也
 太平御覽卷一百一十五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

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十九

祭禮志

九

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

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

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漢舊儀曰古時

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

也羽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

籩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

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

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

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其時不迎其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

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眾焉

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

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

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

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贊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

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

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

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

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
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
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
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
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
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
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
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夫旣封之
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
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

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與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遽以相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
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
所難以爲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
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案典與皇極經世一書之出也
 贊曰天賦甄於自然寧賦於無文山川具出器久固
 河漢以
 後漢書卷十九
 祭禮志

後漢書卷十九考證

祭祀志下語在章紀注謝沈書曰大雅曰昭哉來御慎

其祖武○臣世駿按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也

以茲為哉漢碑有之以許為御以繩為慎非有避諱
不知何自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注馬昭曰○
諸本皆作馬昭何焯校本改臣昭

後漢書卷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天文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
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
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
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星經曰
歲星主

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
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
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東井太白房心尾箕熒惑主
輿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房心尾箕熒惑主
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
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
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琅琊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
壬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
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己亥為巴郡蜀郡牂牁辛亥
為廣漢癸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戊
日候之甲戌為魏郡渤海丙戌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
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戌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荆
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己卯為零陵辛卯為
桂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
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陳留丙辰為濟北戊辰
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壬辰為東平任城凡八郡第
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為丹
陽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癸巳為九江凡六郡
第七星為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為潁川壬午為
梁國丙午為汝南戊午為沛國庚午為魯國凡五郡第

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玄菟丙寅為遼
東遼西漁陽庚寅為上谷代郡壬寅為廣陽戊寅為涿
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為五
原鴈門丙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西河庚申為太原定
襄壬申為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
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
凡有六十郡九州所
領自有分而名焉
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

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
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鬪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
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
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璇美玉也
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
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
夏有昆吾湯則
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

之禪竈魏石中夫

或云石申父

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

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鬪于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

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

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

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畧具辰耀之本今

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典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形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天文志

三

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
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
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
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
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儻道中其可
觀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
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
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
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
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
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
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
莫若水水精為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
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
列居錯峙各有迥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
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
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蜷首於後黃神軒轅於
中六擾既畜而狼虺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
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
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

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
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
憑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
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
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
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
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
則光盡也眾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
蔽於他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
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
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
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
強弱之差也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
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
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
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
各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
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
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
職而宜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斲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

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則遲遲則迫於天也天行遲者觀于東觀于東屬陽行速者觀於西觀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寔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宜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畧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

明者續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

孛星者惡氣所生為亂兵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以孛德孛

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

曰孛孛之為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

以除穢而布新也宋鈞注鈞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

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

水精賦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揚占曰其象若竹彗樹

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

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穰之晏子曰不可

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

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四

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搗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字之與彗如似匪同

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卽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春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

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强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以撞城爲雲車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并力焱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洧水死者委積洧水爲之不流殺司

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羸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爲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爲將軍皆以虎爲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爲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闢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以更始

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爲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月辛亥月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輿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死亡其勢河圖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

犯軒轅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日犯軒轅者後宮之

官大星爲皇后金犯之爲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

後廢爲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爲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

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

日流星光跡相連也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

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

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

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火入輿

行入軫且滅時分爲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

雷柳爲周軫爲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

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

船沂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

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

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丞遂至廣都殺

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吳漢

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滅宮破涪殺述弟

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

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

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以上是大將出伐殺之

應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爲十餘皆小將隨從之

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

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

已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

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

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六入氏暈珥圍角亢房

六

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

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

流移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

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閻興軍下曲陽臨平呼

沱以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

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

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

應

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

流有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

鬼西北黃帝占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日貴人當之

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為旱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炎長三丈韓揚占曰稍西

北行入營室犯離宮

韓揚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為兵起也

二月乙未至

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為兵入除穢昴為邊兵彗星

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

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曰

昴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歛以事繫獄踰歲死營

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

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

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爲皇后除宮之象也

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

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已西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氏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月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郝萌曰熒惑逆行氏爲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羸而進也東井爲水衝水出之爲大水是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爲喪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

除宮之象也

荆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王當之五十日相當之三十日兵將當之

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

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

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

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

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

輿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輿鬼天

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爲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鉞或以病亡或以誅斬火尅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珠錢郝萌曰輿鬼者參之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治留尸輿鬼故曰天尸鬼之爲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干鉞乘質者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爲男子從北入爲女從西入爲老人從東入爲丁壯棺木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天文志

後漢書卷二十一 天文志
倍熒惑爲凶衰輿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爲大喪軒
轅爲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爲死喪其後二年光武
崩

中元

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

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

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
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爲將相後太尉趙熹司徒李
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爲使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揚
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後漢書卷二十一

後漢書卷二十一考證

天文志上鬪苞授規。困學紀聞曰鬪苞似是人名氏
湯則巫咸。困學紀聞曰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
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又曰在太戊巫咸又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
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
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
湯則巫咸當以書爲正

以顯天戒明王事焉注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于日也
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臣召南按攝提地候熒

惑俱屬陽故曰附于日非謂土木火必附日而行金水不附日而行也

光武下古今注壬寅犯心火星○何焯校本火改大

威虜將軍馮駿○臣召南按公孫述傳作破虜將軍光

武紀又作威虜將軍馮峻

是時西北討公孫述○臣永祚按公孫述在西南北字

疑誤

後漢書卷二十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一

梁

剡

令劉昭補并注

天文志第十一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安四十六

和二十三 順二十三

殤一 質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

行光照地流星為外兵西南行為西南夷是時益州發

兵擊姑復蠻夷太牟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

古今注曰 閏九月辛

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

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

黃帝星經日出入井為人主一日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天文志

南百三十五日去天船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伊維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爲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

二月又入雲中至原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月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

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真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

注日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

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

水郡十四傷稼

古今注曰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

注曰歷斗建箕房過角亢至翼芒東指滅見至五十日

郝萌占曰客星舍藥死者又牽牛主吳越房心爲宋後廣陵王荆與沈涼

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

宋地

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星十一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爲大喪質星爲大臣誅戮

晉灼曰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妖謀

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誅

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七月

午月犯木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

昴主邊兵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

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將兵

擊匈奴一日軒轅右角為貴相昴為獄事客星守之為

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

公孫弘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人主亡不

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

乃見

石氏星經曰歲星守房良馬出廐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

房右驂為貴臣歲

星犯之為見誅是後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

逆謀自殺

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為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

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

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

微皆屬張張周地為東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為兵

喪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太白西一八八日庚寅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
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
滅太白在昴為邊兵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
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蕉唐城永昌太守
王尋走奔牂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
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
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

二月九日

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

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

為三滅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
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四年六

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俱在參三月戊寅木火在東井六年

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日大水郝萌曰歲星守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
歷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
星犯入留久為大喪後四年孝章皇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

古今注曰大如

拳起參東南

有光色黃白

古今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石氏曰鎮

守參有土功事二月流星起天棊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壬
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戊丙

辰流星起天津

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津東至斗黃白頻有光

壬戌有流星

起天將軍東北行

古今注曰色黃無光

參為邊兵天棊為兵太微

天廷天津為水天將軍為兵流星起之皆為兵其六月

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

朔方並進兵臨私渠北鞬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

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

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

古今注曰十一月

月壬申鎮星在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

巫咸曰辰守奎多水

火災亦為旱古今注曰土在東井

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為兵喪辛未

水金木在婁亦為兵又為匿謀

邾萌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石氏云多

火災古今注曰丙寅水在奎土在東井金在婁木火在昴

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

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

古今注曰三月甲子火在亢南端門第一星南

乙亥金在東井

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

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

二尺所

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氐東南星東南

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鷄子起

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

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

宮西行到胃消宮天宮文昌少微為貴引天棊為水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鷄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

柄間消

星紫宮占日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黃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

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

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為貴臣天津為水

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為天子

使出有兵誅也寶憲為大將軍憲弟篤景等皆卿校尉

憲女弟壻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母元俱

出入宮中謀為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和帝幸北

宮詔執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宮閉城門捕舉舉父長

樂少府璜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獄誅憲弟

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寶氏被誅太后失

勢

金木亦其類也

五年

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乘歲星

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

井

巫咸曰太白守井五穀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井留一日

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一年遠五年古今注曰木在輿鬼

七月壬午歲星犯軒

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

為水石氏曰為旱

火犯房北第一

星東井秦地為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為法令及水金

入斗口中為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為將相其六

年正月司徒丁鴻薨

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井閏月巳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

西至參肩南稍有光

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

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

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

度遼將軍朱徵護烏桓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
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
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

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為旱太白守參國

有反臣郝萌曰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郝萌曰熒惑守井

有攻戰伐國也從舍蓋二十日流國又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

曰雜糴貴又將相死五星有入軫者皆為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

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為兵發司始入處之率一

日期十日軍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郝萌曰鎮

星出入留舍軫六十日不下必有大喪春秋緯曰太白

入軫兵大起郝萌曰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雜書曰

太白守軫必有死王

心後九十二月巳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

年大饑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皆為大喪三星合

軫為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為外兵有死將三

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

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

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婁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

美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

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

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

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乾隆四年校刊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氏西南行稍有光白

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為有使客大為大使小

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如瓜為近小行稍有光為遲

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

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繪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

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

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

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十一月乙丑軒轅

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為後宮星出之為失

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

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

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稍有光色赤黃須

輿西北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

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帝

占曰辰星犯昴大臣誅國有憂鄰萌日多蝗蟲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

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為喪客星從紫宮西行至

昴為趙興鬼為死喪鉤陳為皇后流星出之為中使後

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殤帝即位一年又崩

乾隆四年校刊

天文志

八

無嗣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卽位是爲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

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巳巳有流星起天市

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氏巫咸曰辰星守氏多水災海中

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荆州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

女須女燕地天市爲外軍水金會爲兵誅其年遼東貊

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爲爍爲

大人憂古今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正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楊占日多火

災一曰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明年漢陽火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

南心爲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爲反臣雜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

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客星在東井爲大水荆州經曰客星干犯東井則大

誅臣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爲車騎將軍弟

弘悝閭皆以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

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衆蔡

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爲遠國王事覺章自殺

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騭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

乾隆四年校刊

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一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巳亥熒惑出入

太微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巳亥太白入斗

中古今注曰三月壬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十二

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晝見

為強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強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

星不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中為

貴相凶臣昭案楊厚對曰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

以斯而言太白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南為外兵是後

入之災在貴相

使羌氏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尚

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

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為

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

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韓揚占曰太白入輿鬼亂

任尚所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含孳曰陽弱辰

君柔不堪鈞命決曰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中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

乾隆四年校刊

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黃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日

亂國易主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

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

郗萌曰客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

命在后族又且大風有危敗黃帝星經曰客星入守若

出危大饑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石氏經曰歲

民食貴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星經曰

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郗萌曰五穀多傷民以饑死者

無數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石氏

占太白入鬼一日病在巳巳辰星入輿鬼中郗萌曰以罪誅

女主一日將戮死五月巳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

人憂中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

經曰辰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

白入輿鬼郗萌曰太白守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黃

帝經曰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喪大將有死者

丁卯荆州星占曰熒惑犯鬼忠臣戮死不出一年中

鎮星在輿鬼中黃帝經曰鎮星入鬼中大臣辛巳太白犯

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

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

五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

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

質星為誅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臣客星在虛危為喪

為哭泣

星占曰不一
年遠期二年

昂畢為邊兵又為獄事至建光元

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隲

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

古今注曰元年四月
月丙午太白晝見

二年八月巳亥熒惑出太微端

門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昂

石氏星占太白守昂兵從
門闕入主人走邠萌曰不

有亡國必有謀主
又云入昂大赦

五月癸丑太白入畢

邠萌曰太白入
畢馬馳人走又

日有中喪

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四年太白入輿鬼中

古今

注曰四月
甲辰入

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

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為亂臣太白犯

昂畢為近兵一日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

白入輿鬼中為大喪太白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

為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天市中為貴喪是時大將軍

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

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男厨監邴吉三

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以北鄉侯懿代殺男吉

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

還道寢疾至葉崩閭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

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

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閭氏為太后北鄉侯懿

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

黃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為天子是為孝順皇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

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

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邵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為譴誠昔齊桓公遭

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齧畢大星古有兵

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弑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

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捨楛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客

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為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八星為凶喪紫宮北辰為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

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母子賤妾

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妾所宜干豫

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日慎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案客星滄白黃二尺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

月犯心七月丁酉犯昴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

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見為強臣熒惑為凶輿鬼

為死喪質星為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

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

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

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

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公主堅得鬪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

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
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
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
虛危虛危為齊牽牛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捷於
濟南五年夏熒惑守氏諸侯
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

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

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為兵牽牛為

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

又殺鄞鄮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

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臣昭案郎顛表云十七日巳丑客星氣白廣二尺

長五丈起天苑西南主馬牛為外軍色白為兵是時敦

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寘界虜掠

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畢使烏桓親漢都尉戎末

瑰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鈔遼東

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為寇害以馬牛起兵馬

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顛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

於房心二年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古今注日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

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永和元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大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

斗爲吳

黃帝經曰不期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古爲多火災一日旱古今注曰九月壬午月入畢口中

明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八月

古今注曰巳酉熒惑入太微

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

輿鬼巳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

古今注曰十二月丁卯月犯軒

轅大星

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爲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

熒惑與太白相犯爲兵喪流星爲使聲隆隆怒之象也

辰星入輿鬼爲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

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

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遼遽政陽定內署令石光

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

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

遼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

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

下父子爲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
太白晝見八月巳酉熒惑入太微斗爲貴相爲揚州熒
惑犯入之爲兵喪其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
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
營室及墳墓星郝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丁丑彗
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強侯外夷
胡應逆首謀也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
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晝見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
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不

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昴爲邊兵又爲
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爲寇又劉文刼清河相謝嵩欲立
王蒜爲天子嵩不聽殺嵩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
以惡人所刼廢爲尉氏侯又徙爲犍陽都鄉侯薨國絕
歷東井輿鬼爲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爲三公是時
太尉杜喬及故太尉李固爲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
至注張爲周滅於軒轅中爲後宮其後懿獻后以憂死
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二年正月巳
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
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六月

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

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

孝冲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明年正

月又崩韓揚古曰天下有喪一日有白衣之會

孝質本初元年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

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

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孝質帝為梁冀所鳩崩

王莽為天子建元不稱號

蘇美原思父子

後漢書卷二十一

後漢書卷二十一考證

天文志中攻蕉唐城。臣召南按文當作雋唐城雋唐

永昌郡屬縣也

二月九日甲寅流星過紫宮。臣良裘按書日例惟甲

子此兼言九日訛也上書八月庚寅慧星出天市此

不應更紀二月事且上書元年正月丁巳則二月九

日安得為甲寅乎下云十二月戊寅慧星出考章帝

紀在建初二年此二月九日乃二年九月之訛也

水在輿鬼中注辰星犯昴。臣永祚按正文在輿鬼而

注為犯昴必誤。臣召南按犯昴當作犯鬼

書無所最必然 謂各南 越與最富并於眾

亦與眾中出靈星於眾 引承推 越五文由與眾而

星亦與眾二平出二日計日計二合以之端也

不與更辨二日年且也 越五文由與眾而

不與更辨二日年且也 越五文由與眾而

不與更辨二日年且也 越五文由與眾而

不與更辨二日年且也 越五文由與眾而

不與更辨二日年且也 越五文由與眾而

不與更辨二日年且也 越五文由與眾而

後漢書卷二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二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天文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三十八 靈二十 隕石 獻九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

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

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

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

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為死喪質星

為戮臣入太微為亂臣鎮星犯輿鬼為喪彗星見天市

中爲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爲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爲皇后恩寵甚盛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爲貴臣妃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爲大水一日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留入

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爲姦臣謀大將戮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爲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

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爲彗熒惑
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
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取銅虎符
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贓重泉令
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贓下獄死
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爲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
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
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

犯歲星爲兵熒惑犯質星有戮臣歲星犯軒轅爲女主
憂太白犯房北星爲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
勝以罪賜死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惲北鄉侯黨皆自殺
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祠宮死宗親侍中泚
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
鄉侯鄧魯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
統涑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萬魯死康等免官
又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爲賊所拘略桂陽太
守任胤背敵走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

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爲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爲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爲人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爲死喪又犯質星爲戮臣熒

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爲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爲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皆坐殺無辜荊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尚書郎孟璫坐受金漏言皆棄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勲黃門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

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北景樂正宮史未詳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爲兵亂斗爲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日太白西入太尉西蕃南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焰垣墻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羣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下獄死白氣衝北斗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康斬首數千級書見野天爲兵憂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爲貴使軒轅爲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主遣中郎將皇甫嵩朱儁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白三合外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爲周地彗星犯之爲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
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
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
微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並爲姦
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
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爲喪虛齊地明年琅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
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
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
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招募兵千餘人

陰時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
中官對戰南北宮闕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西
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
旋兵攻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
皆自內發天市昴躔宮者星也曰昴二三丈餘異再風
中平五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
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爲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
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
死者數千人星出奎並入紫宮出三出六十繪日六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憲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

占曰爲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十月廿五日食少彗星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
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
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爲貴人
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
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
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
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
盡誅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

未寔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爲諸黃門所殺已巳車
騎將軍何苗爲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
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主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
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
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
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
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

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與鬼入軒轅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也時荆州牧劉表據荆州時益州從事周羣以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伐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周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

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爲從高及下之

象或以爲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以爲高天不之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春鄠又隕石二
皆有聲如雷滌之寒也

正車東扶正詣外文昌神廟司敗太尉殺災許帝坐
二十三日幸星晨東式二十籍日又出西式
籍日占曰熹景人才燿人主也

十八年熹景星燿景星燿景星燿景星燿景星燿
其年熹景景星燿景星燿景星燿景星燿景星燿

公戲嗣張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後漢書卷二十二

後漢書卷二十二考證

天文志下後六年司徒劉羣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何

焯校本羣改郤

宋建別據枹罕○何焯校本宋改宗

後漢書卷二十二考證

宋襄公既葬於平丘於此

軼對本

天文志不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後漢書卷二十三

五行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雞禍 讒言 狼食人

淫雨 青雩 旱

服妖 屋自壞 謠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

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蜀亡魏徵不至並

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

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
 為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漢書音義曰遊田馳
 騁不反 **飲食不享** 鄭玄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
 宮室 **飲** 鄭玄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
 為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
 獻禮之大畧也注五行稱鄭玄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
 音義曰無 **出入不節** 鄭玄曰角為天門房
 獻享之禮 **出入不節** 鄭玄曰角為天門房
 日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
 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
有姦謀 鄭玄曰亢為朝廷房心 **則木不曲直** 鄭玄曰君
 為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
 用為器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
 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
 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診
 診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謫于天 **謂木失其**
 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水可以操曲直 **謂木失其**
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鄭玄曰肅敬也
 君貌不恭則是

不能敬其事也 **厥咎狂** 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
 洪範曰貌曰恭 **厥咎狂** 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
 承臣恣 **厥罰恒雨** 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
 淫慢 **厥罰恒雨** 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
 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霖 **厥極惡** 孔安國 **特則**
 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 **厥極惡** 孔安國 **特則**
有服妖 鄭玄曰服 **時則有龜孽** 鄭玄曰龜蟲之生於
 貌之飾也 **時則有龜孽** 鄭玄曰龜蟲之生於
則有雞禍 鄭玄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
 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至
 孽則牙孽也至 **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 鄭玄曰病病也
 乎禍則著矣 **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 鄭玄曰病病也
 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 **時則有青青青祥** 鄭
 反出背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禍 **時則有青青青祥** 鄭
 日青木色也青生 **惟金沴木** 鄭玄曰沴傷也凡貌言視
 於此祥自外來也 **惟金沴木** 鄭玄曰沴傷也凡貌言視
 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
 診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謹
 告人也及妖孽禍病青祥皆其氣類暴作 **說云氣之相**
 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

傷謂之沴

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

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

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

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

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昃

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

傳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

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

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

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

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

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本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

賦錢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

過釋罪緩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

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

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

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天冬雷草木夏落而

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騰蕃蟲也六畜不蕃

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

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

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

司農楊音案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

安等皆誅死唯音為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

乾隆四年校刊

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莫不畏憲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間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譴勅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

古今

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

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羌反久

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

案本傳陳忠奏以為王侯二千石為女使

伯榮獨拜車下柄在臣妾

幸登貴人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荊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乾隆四年校刊

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

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邴尊上欲

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

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畧其年八月冀卒伏罪

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

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常侍

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

百人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

曰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帝其意惡於內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行

尙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

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

者數千王室大計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擁

鬚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

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赤眉不立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齟

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
 墮馬髻者作一邊梁冀別傳曰冀婦折要步者足不在
 體下齟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
 所為京都歛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
 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若曰兵馬將往
 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
 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熹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
 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隱海內
 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

容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

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為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

都正清

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悺貶具瑗雖尅折姦首羣闖相蒙京都未為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着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

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

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

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為粧具下士盡然

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

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

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筮篥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

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

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京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

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請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

豹虎弱者畧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

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

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

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汙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為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

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此服

妖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榼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榼喪

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榼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

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

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山松曰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身毛皆似

雄但頭冠尙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

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為雄不鳴無

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

雌雞化為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

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

是為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

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亂帝時明立王皇武元元平丞臥史案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無丁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爲太學前疑所居

本傳楷書無前疑之言也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

為大將軍同母弟苗為車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
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為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
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東風吹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

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

袁山松曰李傕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

與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
汜鬪長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塢盡燒宮殿城門官

府民舍放兵寇鈔公卿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傕汜追
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
府田邠等數十人

五行傳曰好攻戰鄭玄注曰參伐為武府攻戰之象輕百姓鄭玄注曰輕之者不

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飾城郭鄭玄注曰昂畢間為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

孔塗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侵邊境鄭玄注曰畢主邊兵則金不從革

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為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為器者無故治之不銷或

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為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於也洪範曰從革作辛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

也漢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

曰言不從是謂不又鄭玄曰又治也君言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鄭玄

日君臣不治 厥罰恒暘鄭玄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則僭差矣故常暘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

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

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暘從之推設其跡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

國赤 厥極憂鄭玄曰殺氣失時則有詩妖鄭玄曰詩之言志也時

則有介蟲之孽鄭玄曰蝮螭蠅蟬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時則有犬禍

鄭玄曰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時則有口舌之病鄭玄曰言氣失之病時則有

白雉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又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

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故禮夫死從子之

命今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濟陰

陳留民訛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五年夏旱京

房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

赤因四陰眾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

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

旱三月太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

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云陰厭陽移

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君不

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

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於天圖
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
不行萬民煩擾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
故天應以無澤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

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
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
三月並旱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

僭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維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

並旱案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

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久旱孔

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御史孔豐乃上疏曰

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

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

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

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

從之三日雨即降轉

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和帝幸雒陽

寺錄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古

注曰永元二年郡國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

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分遣

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

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

無救

永初六年夏旱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

七年夏旱注曰永初六年郡國八旱

元初元年夏旱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

三年夏旱三年夏旱時西羌寇亂

六年夏旱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五行志

七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也

臣昭案本紀元

年二月京師旱郎顛傳人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自露坐

沖帝永嘉元年夏旱時沖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及

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

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

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

古今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師

旱

帝永元六年六月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受封寵踰

節

延熹元年六月旱

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蝗蟲害穀其救也貫

擿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不足案陳蕃

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

處士平陽蘇騰字立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

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

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

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

帝獻

起居注曰建安十
九年夏四月旱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
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
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
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
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
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

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
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案順帝卽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已
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大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性聰
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
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卽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
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
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隴
胡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
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
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
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隴胡者不敢公言私
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
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
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
丞卿怒案此皆謂為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

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
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
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

車往

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為靈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

羣闡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後徵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正膺斯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焉

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

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者輪班擁節

入河間也河間姪女工數錢

一本作妖女

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

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慊慊春
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

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
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
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
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
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
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
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不
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作饒案易曰拔茅茹

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

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大常許詠尙書

柳分

袁山松書曰柳分權豪之黨爲范滂所奏者

尋穆史佟

佟後亦爲司隸應劭曰史佟左

官始進者也

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

穎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
甚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項者言羣賢
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
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
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
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竇被誅天

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

河間來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

臣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

豕後屬安平靈帝既是河間王曾孫謠言自是有徵無俟明河間之縣為驗

居無幾何而桓

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眾貌也

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

畏其親近必當間已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

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郤致位司徒此

為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

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

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

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英雄記曰京師謠歌咸言河臘

叢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

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卓遊四郭董卓蒙天

恩董卓帶金紫董卓行謝恩董卓整車騎董卓垂欲發

董卓與中辭董卓出西門董卓瞻宮殿董卓望京城董卓

逃日夜絕董卓逃心推傷董卓

楊孚卓傳曰卓改為董卓

案董卓謂董卓

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

風俗通曰卓以

董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競飾偽服以盪典制遠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為時人有識者竊言舊曰世人次日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與中編董

獻帝踐阼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獻帝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

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無破亂及劉表為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

也于寶搜神記曰是時有華容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五行志

七

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災息

東觀書曰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為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災其詳思改救

追復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

袁山松書曰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嚙

當蘇請冀州

衛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後漢書卷二十三

後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五行志一拜故司徒韓寅為司隸校尉○寅當作演

冲帝永嘉元年○嘉當作熹

言自中興以來○何焯校本興改平

後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言自中興以來○計執本與西平

中帝不喜元平○嘉當并煮

五帝六一作是同○或轉黃為同○或當并煮

後漢書卷二十四

梁 刻

令劉育昭補并注卦水

五行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災火 羽蟲孽

草妖 羊禍

部限育草效

日草

五行傳曰棄法律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

逐功臣

鄭玄田功臣制法律

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厨翼主天倡
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子欲左右有民汝翼子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子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
之所用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厨翼南有器
府殺太子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
之主將廢正而立以妾為妻鄭玄曰軒轅為后妃屬南
不正必殺正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二十四

五行志

一

在前妾為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

妻之象也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

為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

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

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

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鄭玄

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厥咎舒識曰君舒怠臣下有

瞭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厥咎舒倦白黑不別賢不肖

並不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草不厥罰常燠鄭玄曰視

搖鄭玄曰君臣不瞭則舒緩矣大厥罰常燠曰火火主

夏夏氣長長厥極疾鄭玄曰長氣失時則有草妖鄭玄

氣失故常燠故於人為疾時則有草妖曰草鄭玄

視之物可見時則有羸蟲之孽鄭玄曰蠶螟蟲之類蟲

者莫眾於草也時則有羊禍鄭玄曰羊畜之時則有赤青赤祥惟水

也也時則有羊禍遠視者也屬視時則有赤青赤祥惟水

沴火羸蟲劉歆傳以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

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

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以明為德而主禮時寵與

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

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雒

陽市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

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巳亥桂陽

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

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

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關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

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巳亥北宮盛饌門閣火是時和帝幸鄧貴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四 五行志

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偽
道事遂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立鄧貴人爲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
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

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

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
五人二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

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
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
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
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

王子是爲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

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

涼州叛羌爲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

后崩鄧氏被誅

熹平八年東西莫涼火
西南諸國火熹平
古今出日十二月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

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
十五種直千萬以上

是時羌叛大爲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

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

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則火不當

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後
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
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

失火燒宮藏財物盡四年河南郡縣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廡

舍殺人也太尉李固以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

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

材木長安文帝曰空國草莽山不風如斯始精燈丸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臣昭案楊厚傳是災先是爵號阿

母宋娥為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

子冀當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為襄邑侯追號后

母為開封君皆過差非禮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雒陽酒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為火所

燒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

雒陽失火後四年宮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

掖門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

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

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西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號貴人爲后上以后母宣爲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闔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西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

火殺人

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

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入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

袁山松書曰是

時宦豎專朝鉤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竇武爲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灾

陳蕃諫曰楚女悲而

西宮灾不御宮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

火

中平二年二月巳西南宮雲臺灾庚戌樂城門灾

南宮中門

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灾自上起棖

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縣華燈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

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

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

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

時俱發命將出眾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尙未破

壞役起負海杼柚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

不克已復禮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

政以賄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爲之語曰今茲諸

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臺門

祕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

絕京都爲丘墟矣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灾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寧

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誠也唯

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

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

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譴

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

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二十四

五行志

六

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
今案舊古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
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
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
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既災越巫陳方
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方
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
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
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祱
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
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
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蕙
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
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
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
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

臣昭案劉

焉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

庶徵之恒燠漢書以冬温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温而

記不錄云

越絕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

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温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夏雪降冬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以為嘉瓜

或以為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閭

皇后初立後閭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為濟陰

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草妖也

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

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爲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爲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栢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三十四

五行志

七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

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鬚髮

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

昭臣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

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催汜之時充斥尤甚遂

踐藉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

根在上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

德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陰濟宛句離狐縣界

風俗通曰西及城有草生其莖靡臃腫大如手指狀似

皇陽武城郭路邊皇陽武城郭路邊鳩雀龍蛇鳥獸之刑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

具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近草妖也是歲黃

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將軍領兵後

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此始

焉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

負眾怙亂陵蔑同盟忿疾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

迎助謂為離德棄好即戎吏

民殲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魏志

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維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

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椹

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周秦殲盡餓鬼餒鬼不可

勝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

為怪則建武野穀旅生

麻菽尤盛復是草妖邪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三十四 五行志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
又集新豐時以爲鳳皇或以爲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
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
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
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不愆之異也章帝末號
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爲羽孽似鳳翱翔殿
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之於敞傳記者以爲其後章帝崩以爲驗
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以爲胡降徵也
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
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

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

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爲

妖一曰鸛鸛鳩喙圓日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
早役之感也二曰發明鳥喙大頸大翼大脰身仁戴智
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
尾身義戴信嬰仁膺知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
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
則早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鸞鳴岐說文曰五方
神鳥東方曰發明東方曰焦明西方
日鸛鸛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氏時以爲

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

時也

臣昭案魏朗對策桓帝時雉入
太常宗正府朗說見本傳注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以
爲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

衆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
競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
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
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冗政
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
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
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八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
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
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
隨之魏志曰二十二年禿鶯集鄴宮文昌殿後也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

說文曰肋脅骨也

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
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寃之其後梁氏誅滅

其勢采刃若始
 如大收千
 其勢采刃若始
 如大收千
 其勢采刃若始
 如大收千

後漢書卷二十四
 五行志
 十一

